

— 第二輯 —

新經學



鄧秉元 主編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— 第二輯 —

新經學

鄧秉元 主編

■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经学.第2辑/邓秉元主编.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8

ISBN 978-7-208-14920-5

I. ①新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经学-研究 IV.
①Z1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302180 号

責任編輯 張鈺翰

封面設計 陳 酌

新 經 學(第二輯)

鄧秉元 主編

世紀出版集團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.ewen.co)

世紀出版集團發行中心發行 上海商務聯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635×965 1/16 印張 22.5 插頁 2 字數 287,000

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4920-5/B·1313

定價 68.00 圓

《新經學》編委會

主 編

鄧秉元

常務編委

(依姓氏筆畫為序)

史應勇

(江南大學)

邱立波

(華東師範大學)

張鈺翰

(上海人民出版社)

鄧秉元

(復旦大學)

目 錄

學術信札

致劉述先家書 劉靜窗 / 1

古典新詮

思無邪

——《詩經》二十一首選析 邵述夫 / 9

《孟子·離婁下》講疏 鄧秉元 / 70

經學歷史

石介《春秋》學與唐宋道統論轉型 劉增光 / 122

北宋新學學派思想述論 張鈺翰 / 143

毛奇齡《大學證文》研究 胡春麗 / 189

江永禮學研究學術影響略說 蘇正道 / 209

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評論王應麟析探 楊晉龍 / 228

圓桌會談

“在今天,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古典學術”圓桌會議暨《新經學》

創辦出版研討會會議紀要 謝春彥、陳尚君、嚴佐之、張汝倫、
虞萬里、史應勇、章益國、劉海濱、
熊明心、鄧秉元 / 252

接近古典學術,我們祇是在途路之中

——《解放日報·讀書周刊》關於《新經學》的採訪報道 王 一 / 289

在對比中反思

——半個世紀以來大陸、臺灣經學研究整體形勢之對照 史應勇 / 296

序跋、資訊

跋與後記 張文江 / 306

《九經古義》校點說明 鄧秉元 / 345

經學新著四種 / 349

編後記 / 351

稿約 / 353

致劉述先家書^{〔1〕}

劉靜窗

—

述先：

三月廿日來書云：“總總而生林林而群者，果何自來哉？”試引《金剛經》句云：“如是，如是。如是二字，概括身心乃至宇宙一切，即世離世，不增不減，前後際斷，純亦不已也，細體味之。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迎之不見其首。亦無所去，隨之不見其後。故名如來。”一義：迴絕無寄，非言所及，非解所到，唯一真實故。二義：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；一中一切，一切中一；一攝一切，一切攝一；一入一切，一切入一；一切攝一切，一切入一切。交參自在，重重無盡故。

次就色宇宙間生物、無生物乃至一切有形、有色、無形、無色之類皆屬之。空即色之空，非減色而後空，故空不離色，亦不異色，不與有對，一味鎔融，無障無礙，亦名真空，以別於世計之斷空、頑空。二義，略為剖析，吾人所見世間事物，自家身心，應平放一切事物中等看，則私意易混，理易會矣。人一切生物。則生老病死，物一切無生物乃至星雲地球，同理。則成住壞空，宇宙通體，剎那剎那，不可想象之極短時間。變易無窮，流行不息。流行故生生不已，五常首仁，四時首春，可思知其故也。流行

〔1〕 選錄自《劉靜窗文存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。謹向該書主編劉念劬先生致謝。

則不住，住則腐矣死矣。不住故無常，舊科學家計物質最後因素為原子，原子不可再析再變，即為常為我。近說已知非是。且現代物理學家窮物之理，畢竟無物可得；心理學家究心之極，畢竟無心可尋。並可與此意參證。無常故無我，無我故空，明紫柏大師云：“心不自生，生必由塵；塵不自顯，顯必由心。心塵無性，則無生現前；無性心塵，則緣生不廢。”經云：“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。”此空迴照，不與諸法事事物物。為伍，亦不離色而在，宇宙體用流行，原是一片生機，活潑潑地，所謂鳶飛魚躍，海闊天空者也。世人不察，執無常為常，私身心為己，癡情莫解，貪嗔紛馳，禍亂相尋，苦難愈增，無常者仍無常，不住者猶不住，望空揮拳，抑何益矣！此釋尊所以憫眾生、悲顛倒也。思之！《華嚴法界觀門》所謂“觀色無不見空，觀空莫非見色，無障無礙，為一味法”。深通斯旨，其細味焉。《法界觀門》一書，唐杜順和尚造，文簡義精，可稱千古絕唱，自後賢首大師著《華嚴經探玄記》，清涼大師著《華嚴疏鈔》，益暢其旨。余於觀門，時詠於心，近病中作《觀海鉤玄》一文，思啓初機，緩或可能寄閱。

復次，儒家言易，通有二義，曰變易，曰不易。變易者，明其流行，剛健不息。既流行矣，則必有其所以流行者在，故不易之義所當知也。而“不易”非別有在也，即“變易”之中而灼見焉。程《傳》所謂“至微者理，至著者象，體用一源，顯微無間”者也。《中庸》謂：“《詩》曰‘德輶如毛，毛猶有倫’，‘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’，至矣！”王陽明句云：“無聲無臭獨知時，此是乾坤萬有基。”並可於此細味。體超言思，難為形象，古人所謂“說似一物即不中”。反復涵詠，唯自證知耳！

復次，體用雖明，不成兩橛，而其非一之旨，亦宜辨明，否則依人葫蘆，終嫌僂侗，知其不二仁而後知其不一義，非一非二，究極無言，此中真意，詳說為難，會得於中，自明機用耳。朱熹語云：“此個道理問也問不盡，說也說不盡，頭緒盡多，須是自去看，看來看去，自然一日深似一日，一日分曉似一日，一日簡易似一日，祇是要熟。”

來書又云：“邇來思考問題，輒夜不能眠。”果能如此用功，何愁此理不能貫徹。讀書知疑，亦是進境，古人為學，所謂大疑十八，小疑不計其數，觀理如剥筍，層剥層新，不至水落石出不止也。然亦有道焉。孔子

謂：“以思無益，不如學也。”又曰：“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”操心過急，欲速不達，幾不貽孟子揠苗助長之譏矣。古德有言：“恰恰用心時，恰恰無心用，無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無。”此所謂善能自用其心者矣。味之，且取効焉。

釋尊拈“菩提心”，孔子拈“仁”字示人。一以自覺覺他，悲智雙運爲事，一切衆生皆有佛性。一以己立立人，仁民愛物爲功，人皆可擴其本有善端，齊於堯舜。互可參通。儒家言忠恕，蓋個體、群體、主觀、客觀，雙融互洽之道也。忠者，覺自立己。恕者，推至於人。敬愛其所在己者，必推此敬、此愛，以至於人。老吾老，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及人之幼，則尊其所見所學，亦不敢妄輕人之所見所學矣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，此之謂民主。其爲人也，常有虛明之懷，常存悲憫之願，風度恢宏，斯可以觀世俗趨馳，而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。流風漸至，孝友仁愛之忱，大行於人群相互之間，如理之和，如樂之協，人皆自主，自其自在宇宙座標中望他。復爲人伴，他在其宇宙座標中望己，則他爲主，我爲伴。主伴互涉，圓融一味，此意得之於《華嚴經》，向後有緣，務望一讀。庶幾融泄天下，共進群龍無首大同之治。古句云：“小鳥枝頭皆朋友，落花水面亦文章。”此略得其意，或猶未深達其趣也，思之！

雖然，苟千劫錮習猶存，貪嗔癡毒未消，以望郅治，猶緣木而求魚也。大本既明，治習之方，不可不辨，東聖西哲，千經萬論，乃至種種設施，種種制度，無非此中機用，或鍼砭一時，或燭義千古，見道有深淺，立論有權實，此須兼善讀史，方能得其脈絡，審其背景，察其影響。默識深通，存乎其人者矣。蓋嘗論之，天下之事，成於大公，壞於一私，是故公其理，則諸家之學可以會通，參會則可互辨而明，否則各持一端，終無以見是也。公其財，則貪黷侵凌，紛紛息止。公其勢，斯無人得執意縱橫以爲禍於天下也已。此本一言而喻，然而理欲之爭膠於中，擾攘之勢交於外，教化不行，則末之何者，終亦末之何也已矣。千古賢者所慨在斯，而斷斷孳孳者亦在斯也。思之！中華民族文化遞衍數千載，前人之美，歷史可觀，晚近二三

百年，西學燦盛之中，我適沉淪異族，活力抑挫，無以抗衡宇內，百餘歲殷憂重重，思之至痛！苟乾坤不毀，斯文必能繼起，融貫東西，鍼救時弊，爲生民前途開一片曙光，共進郅治，則爲之國人者，必有知所自勉矣。

病餘瘠弱未復，力起作書，聊答所問，其或敘旨未明，幸三復焉可耳！

自在居士

四、四、辛卯(一九五一年)

二

述覽：

來書雖言立志讀書，而誇辭滿紙，無少淡泊淵沉之趣。平日用功，不見得力。蒼茫望天，爲一悄然。爲學非易事也。刊落聲華，十年埋首，妄想都息，真體覲呈。此理精深難言，龍樹門中四論一經宗旨，詳玩可得。近人侈談活潑而厭空寂，妄論也。佛家三法印：一、諸行無常；二、諸法無我；三、涅槃寂靜。無常無我，一以空寂爲歸。空寂之意，極深極微。杜順大師《法界觀》中，泯絕無寄一門，綽約稱旨。向下乃有理事無礙、周遍含容之事。如理大用，塵塵灼現。空寂二字，是初學義，亦究竟義，貫徹終始，無盡重重，不可不知。言體用一如者，不錯。體不可見，依用而顯。故言從日用流行中灼然見體者，亦不錯。但須確知用依體立，體爲用源。若不能遠塵摒慮，掃蕩一切名相言思，反躬徹證一回，直如霧裏看花，依稀仿佛中，終無親切真趣也。勉之勉之。西哲爲學，名言分析，乃後得智事。本絕言思之地，而求以言思入，不亦邈乎。若真反躬達本，向後言思達意，左取右宜，卻無不可。否則莊生所謂以有涯之生求無涯之知，殆而已矣。爾言於文哲諸科，欲遍嘗而後快。卻須先識此意。不然，入海算沙，自困而已。夫爲學不博，無以參證衆理，博而無所約歸，記誦汗漫，宋儒所謂玩物喪志之事耳。俗學而已，抑奚取焉？思之思之。至云“瞬息千慮”，此生滅法耳，須自誠免。不然，身心兩不得益，且致病焉。薛文清言：“萬起萬滅之私，亂吾心久矣。今當一切掃除，以全吾湛然之

性。”試深味之。觀爾爲學，終是情俗摒擋不下，故難望穎悟。陳白沙“靜中養出端倪來”，可以鍼砭爾病。且息心靜坐看妙體，不能親證一番，虛言一如，言活潑，罔人自罔而已。世智辯聰，雖有可觀，於己躬本分，毫不相干。須斂藏精神，自證爲得。涵養省察之功繼之，終生不懈，庶幾入德有門。不然，才捧書本，識得幾個墨字，便思出格爲人。虛誕無根，譬如春花秋謝，無以語松柏也。可慨也夫。翁注《困學紀聞》卷首“管甯箴邴原”及“貞者元之本”兩條，可詳玩。

復次，爾言將來有志從事於教育以及著述之事。學成之後，本願真摯不虛，當可因緣成就。但修己爲人，須有一種平懷，春風明月，生趣欣然，自然無入而不自得。尊賢容衆，沖懷若虛。見與我合，其賢也，吾尊之。見與我反，其賢也，吾亦尊之。至理微芒，反成（謂相反相成）益彰。若以主奴之見，遽爲短長，無以見學者風度矣。至於芸芸之衆，本以利爲歸趨，悲憫而已，不足責也。責之者，內損容量，外成是非。隘矣。從容中道，自得之效也。恃才傲物之士，無以容他，卒至無以自容，將何以見其成己成物之志也夫。滔滔塵海，睚眦相尋，極其所止，古今成悲劇，十方作屠場。蒼茫問天，涕泣奚從。此一念之仁，不可以不存。天地之化，不可以不充也。爲爾勉之。至於著述，古人所不得已之事。尼甫傷麟，乃訂《詩》、《書》。孟軻游止，始成七篇。釋迦說法四十九年，乃曰：“若謂我有所說法者，是爲謗我。”東西聖哲，其心遙契，可想見矣。數十年研理燭微，至於學有專長，見有獨到，思以存焉，以俟正焉，始可勉而爲之。而作辭立論，尤必斟酌入微，純乎學術之至公，出乎此心之至正，庶寡尤悔。不然，俯仰流俗，與伐異同，主奴之見結於中，是非之爭馳於外，主角未出，其身殆矣，復何以爲貫通東西、爲學成德者乎。《詩》云“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”者，斯之謂也。思之，勉之。少年茁長之時，身體亦宜著意鍛煉，免我勞思。家人清平勿念。余病久衰頹，今後一年，決遠塵絕慮，自爲調攝。向後望勿來書擾我。道理言說不盡，但自珍重耳。

老人啓

癸巳重陽（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）

三

述覽：

每逢佳節，倍思遠人，遊學異鄉，身心調悅否耶？神情豁朗否耶？立志從學，善用其心否耶？能不自拘於生活小圈圈中擾攘是非否耶？父母唯其疾之憂，爾與冠，善念之。

宇宙身心，體源唯一，而從入之途，厥有二端：一以德性，二以智力。從人心深處確然不可泯處，悟出良知端倪，擴充至盡，天地同根，人我一如，而造化之奧，可以身證德性之至也。剖物析理，精入微芒，開工成事，與世文明，智力之妙也。徹法究竟，此二互融，二而不二。爲學之初，徑途須分，不二而二。從佛法言，一爲真諦，徹身心造化之源；一爲俗諦，彰造化萬殊之功。雖真俗融通，體用無礙，而初學用功，須是深體辨明本末次第，不然，僞統與割裂而已矣。二者致病之道不同，其爲病則一也。

中學長於尊德性，其道問學者，亦所以尊德性也。大段在體上用功，其有得於是者，廓然一天地，泯人我，以造體源之奧，談笑之頃，脫然生死，來去自如，此反躬自證爲學之效也。清明在躬，志氣如神。儒家古今有得於此者，學案之中，斑斑可考。禪宗門下，尤不可以數計，萬不可忽。而不善用無分別智者，則入於顛預僞統，頹廢無成，斯東學末流之病也。西學長於道問學，其尊德性亦不出道問學也，大段在用上著力，詳析物理，彰明事功，是其效也。而世諦之事，必學而後知，慮而後能，用智分別，能、所不能泯，人、我不能一，縱科技之巧，可奪天工，於自家性命源頭，終是了無交涉。鑿智愈深，人我相見愈熾。近世工業之興，科學之效也。國家之形式與威力，亦與之俱增。爭競無寧，禍亂隨之。一任用智分別，不知體源，末流之病，亦可想見。夫造體源者，非由無分別智門入不可，不善會無分別意，則其勢必流而爲顛預朦

昧者矣。通物情者，非由分別智門入不可，用智之鑿，則其勢亦必流於割裂紛亂者矣。夫體用一如，融鎔無間，得於中道者，鳶飛魚躍，何往不宜。失於中道者，體用兩概，偏廢難成。然中學實能濟西方之窮，西學亦足補東方之偏。苟有大公之懷，豈無郅治之效。執見橫於中，利欲膠於外，盡天下聰明才智，爭競無厭，而腥紅遍地，十方屠場，搔首望天，吾無言矣。

儒家肯定人世，但於人心深處，指出德性之真，反躬自證，體驗擴充，以入於鳶飛魚躍的自在境界，從而調融人與人間相互之關係，至於如詩之優美，如樂之和諧，以進世大同，此是道德的，是可以思議的。佛家卻須超越此一層次，必須先從自家身心世界，徹究一回，親證真如，此中境趣，別是一般，迥非世俗人心所可擬議，是超越於世間道德的，是不可思議的。此與西哲所謂不可知者大別，勿附會。強從用上描摹，如華嚴所說“重重無盡境界”。細讀賢首、清涼、李通玄、圭峰諸家論著，可知。然須一一融歸自家身心，方有實益，不然說食數寶而已。西方科、哲兩門實相互交涉，而為益智有用之學耳。析理剖微，與世文明，功無可議，若證體源，終與中學別是一路，本末須辨，不容混同也。

處世與入之道，宜從忠恕二字善為體味。盡己之謂忠，推己之謂恕。於己德行有未盡處，未足忠也；以盡己之事苛求於人，而仁愛之意有所壅塞不行，未盡恕也。以此自省，病痛盡多，寡過未能，更何暇議人之疵，責人之未善耶？思之。學有自得者，必是清明在躬，志氣如神，藹然一片春風霽月氣象。此中裝點不得，瞞昧不得。如有未達，且自靜坐涵養出些端倪來。暑假中有暇讀《華嚴疏鈔》或《宗鏡錄》否？《大般若經》尤宜一讀，如畏卷數太多，不妨先讀什譯《大品》及《小品》二經。

斯世於純理論之學無所取長，科技之事亦不宜偏廢。有一技之專，庶可以容世資生。生活有託，則研理治學，純為自己興趣之事，亦可以

並存矣。思之思之。世道難論，宜無爭忤，徒亂精神，無益也。刊落聲華，從學術上埋頭努力數載，庶不負本願耳。遠遊深造，擴自胸目，甚好。惟無可爲爾助緣耳。祖傳伯舊誼所託，能藉力否？貺伯如何？心長無及，惆悵而已！家中公公以次，皆平善。蘊近學裁剪縫紉。雖經濟艱辛，而慈愛融泄之情不減，可慰矣。並告冠釋念。

自在老人字

端午節日(一九五四年六月五日)

思無邪

——《詩經》二十一首選析

邵逝夫*

【解題】

《易·繫辭》有云：“一陰一陽之謂道。”《易·序卦》則云：“有天地然後有萬物，有萬物然後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後有夫婦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，有君臣然後有上下，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。”

予讀之而有識：“天下之事，莫非陰陽之事；陰陽之事，則莫非男女之事；男女之事，則又莫非情愛之事。故欲天下安定，自當先定男女之情。故《詩》三百以《關雎》爲首，《中庸》以情中節與否立言，《樂》則以情動於中而形於聲爲之本。”

亦識得：“人倫之本，在乎夫婦；夫婦之本，在乎男女之情；男女之情，則在乎交相感應，若無交感，則無情可言。故《關雎》以‘琴瑟友之，鐘鼓樂之’爲感，而《詩》三百多抒男女相懷思念之意。”

亦識得：“吾夫子言‘《詩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無邪。’’誠乃《詩》教之本旨，千古不廢之言耳。我人但能識得《詩》教‘思無邪’之旨，實能以《詩》教化於人，則民風自歸於‘溫柔敦厚’耳。”

* 邵逝夫，自由學者。

亦識得：“男女之情，在乎中節而已矣。人乃有情物，有情而不發，不當也；發而不中節，亦不當也；故吾夫子以《詩》爲教。究其實，在乎一耳：但以教人‘思無邪’，‘思無邪’則情焉有不中節者歟？”

返顧當世，男女之情泛濫，幾近於無恥，情愛至於無恥，尚有他者可恥歟？迺民風日下，道德淪喪。故予以爲《詩》教“思無邪”之旨，乃今時之所切需者也。故於《〈周南〉旨歸》、《〈蓼莪〉淺析》、《“宵雅肄三”淺述》後，復選抒寫男女無邪之情者二十一首，以發吾夫子“思無邪”之教旨。

予之解詩，可謂沉醉其中，故順情而發，言辭之間，批評、駁斥之意甚重，然於予心而言，尚覺不足耳！實因解詩不慎，則讀之者情不得正，又焉能不辯之乎？故罪我惡我，但隨其便而已！然予亦自信智者當不廢我言矣！

野有蔓草

野有蔓草，零露漙兮。有美一人，清揚婉兮。邂逅相遇，適我願兮。（首章）

野有蔓草，零露瀼瀼。有美一人，婉如清揚。邂逅相遇，與子偕臧。（二章）

《野有蔓草》一詩，乃詩人期待邂逅之詩。“有美一人，清揚婉兮”、“有美一人，婉如清揚”者，詩人之所願偶遇者也。如此者，則自可“適”詩人之“願”。然單是“適我願”則不足，尚須對方與我共願。故終以“與子偕臧”爲期。因若對方弗能與我共願，則祇能淪爲單相思罷了。總之，詩人所願者，乃邂逅而一見鍾情者也。

此詩之旨本極明確，惜乎被古人一解，則枝節橫生，且索然而無味。

若毛《傳》云：“《野有蔓草》，思遇時也，君之澤不下流，民窮於兵革，男女失時，思不期而會焉。”“思不期而會”五字自是詩旨，然何必“男女

失時”而後“思”之？

少年多情本是常態，又何必牽扯上“君之澤”？誠牽強附會者也。於予視之，詩人所述祇是一股邂逅之願。若近人戴望舒之《雨巷》：“我希望逢著一個丁香一樣的結著愁怨的姑娘。”所表述者僅是一份期盼而已。

又若清人方玉潤先生云：“此詩必為朋友期會之詩無疑。士固有一見傾心，終身莫解，片言相投，生死不渝者，此類是也。又何必男女相逢始適願哉？”（《詩經原始》）

又若王先謙先生在泛引諸說而後云：“魯、韓詩說皆以為思遇賢人，齊詩蓋同。自漢世為毛詩者以為男女之詞，而詩之真失。猶幸《左傳》、《說苑》、《韓詩外傳》存大義於幾希，尚可推求而得之矣。”（《詩三家義集疏》）

方、王二先生誠善辯者也。惜乎但依舊文而不顧詩之本義。故程俊英、蔣見元二先生駁斥之說：“方玉潤說這是朋友相期會的詩。王先謙說是思遇賢人的詩，但詩中‘有美一人，清揚婉兮’的描寫顯然是針對一位美麗的女子。方、王之說均不合詩意。”（《詩經注析》）

而道德君子者，則析本詩為淫詩，更是令人難以釋懷。若朱子云：“與子偕臧，言各得所欲也。”（《詩集傳》）若誠如此，世間之人當惟欲而無情乎？

今人解此詩亦多臆測之語。若余冠英先生言之為：“大清早上，草露未乾，田野間一對情人相遇，歡喜之情，發於歌唱。”（《詩經選》）實如此則詩意盡無。若程俊英、蔣見元二先生說：“這是一首戀歌……‘野有蔓草，零露漙兮’兩句是兼賦的興句，它勾勒出一派春草青青、露水晶瑩的良辰美景。緊接著‘有美一人，清揚婉兮’兩句，則使我們仿佛看見一位漂亮的姑娘正在秋波一轉地微笑。四句詩儼然一幅春日麗人圖，真可以說是詩中有畫。”（《詩經注析》）如此則期盼成了現實了。馬乘風、姚奠中諸先生亦犯了類似之錯誤。“這是男女邂逅相遇，而愛好而結合之詩。”（馬乘風《詩經今注今譯》）“這是一首調笑的情歌。”姚奠中（《詩